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五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張說　守成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玄宗爲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

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譏臣謀動東宮爾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膽破釁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爲宰相以說不附己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四夷請和

以史取名
以詩取官
各不相掩

使者入謁當撥以禮樂示以兵威辭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絕素與姚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說旣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頲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與有勳不宜弃外遂遷荊州長史俄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幷州長史兼修國史敕齎稾即軍中論譔朔方軍大使王

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晙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羌胡自相猜夜鬬待賓遁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曰王者之師伐叛柔服而已豈可殺已降邪奏置麟州以安

兗泉明年詔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擒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兗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軍雖廣諸將自衞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爲保帝乃可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

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後所謂彍騎者也兵農之分自此始矣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

憲宗之[illegible]
不可行

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
臣以補刺史黃門侍郎王中立中書侍郎崔沔禮部
侍郎韓休等五人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
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
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
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因是
出之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
是與不平十三年張說草封禪議上之張九齡言於
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
鼠輩何能爲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

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閽引僧道岸窺詗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冤，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為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既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上欲立武惠妃為皇后，或上言武

氏乃不共戴天之讐豈可以爲國毋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但太子非妃所生妃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說始爲相時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詞旨悖慢帝怒之返自東封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若二國和

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奐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後君奐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嶲州鬬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鬬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段十匹後瓜州失守君奐死十七年復爲布丞相卒年六十四謚曰文貞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身

修殊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

唐蘇頲

蘇頲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冑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載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寃獄頲驗發其誣多從徙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頲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

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舍人李乂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嗣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頲爲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頲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哉頲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秋將內侵帝

怒欲自將兵討之頲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獮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蚕蚩語負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勑𢘻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千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與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烏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

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烝烝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為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為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哉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擐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修身閑居無為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拱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衽金華為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

屈至尊為之敵雖朝鬥夕砧猶未可以誇四夷安足
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穢衣未嘗殺略邊
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井狄鬧六師之
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
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
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
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
音亦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
詔立靖陵碑命頲為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
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

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薇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數奏璟未有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常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匃人流亡詔頲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靜重輿力役即募戍人輸願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

前司馬皇甫惟使蜀撤取庫錢市錦半臂甕邑捍撥玲瓏鞭頲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輔軍費意或謂頲公有違巨得忤上意頲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嶲州蠻酋阤與吐蕃通謀入寇獲其間諜將吏請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酋阤羞愧不敢侵邊詔贈右丞相諡曰文憲葬日帝遊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頲且葬我恐自娛哉半道而還頲性廉儉長作廩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

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類敘事外自爲文章云

唐盧懷愼

盧懷愼滑州人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謂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愼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故行此爾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悔之何及

臣愚謂宜遷內朝以奉遥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冐進忘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僉匱百姓日敝職爲此再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遑不究其力偸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臣請都督刺使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非褒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

厲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俸廩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劓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掊貲訖無悛心明主之于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

言之不可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贓論廢者削迹遷黃門侍郎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愼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他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愼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愼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

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籍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愼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別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愼家環堵庳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愼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

立停蹕臨覾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帝自書

唐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于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陛下紹休聖緒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經或未通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

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發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野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縣不選親人以成其弊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也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

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徼倖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

系續亦系見其人

忘爾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雖核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任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弊

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盍自濫
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
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毁譽相亂
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
闕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
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
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擠也朝廷能以令
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
則小者能得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載
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

則不亦以褒予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
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
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
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
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進中書舍人
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
超諸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
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
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韍。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者
可以改公宜詳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

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
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
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
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
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
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始終者、及為相諤
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
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張
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宮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
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遽

公生三人章 壬邪字第 國皮正已

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執送京師、九臨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

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唐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税廐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説曰免虢而與他州此守臣私惠爾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

勑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旣爲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奸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流美玉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

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向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爾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忠

唐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王在武后時為顯官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沉靜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

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累遷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科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

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勑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咸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綰又奏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俄遷

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
疏薄之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旣誅因是建言太學
當得天下名儒以清其秩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
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
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克禮儀使載得罪拜平章事
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獨讓帝不許元載以任
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
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綰與常袞奏京官
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時諸州
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

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權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貪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傳而刺史不得輙去州請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

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為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大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冗癉疾居旬日寖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毎對延英殿許挾扶未幾薨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耶何奪綰之速耶太常謚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袞陰助之帝以其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猶賜謚曰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

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于以私開其言必內愧止
經詰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詰其極始輸或御史
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隆爲當時第一
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騎數百數省留
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
音樂散五之四

唐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世以禮法爲聞家第進士調壽安尉
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累
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

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衮輒駁異祐甫不爲下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衮衮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交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貓能致功鼠不爲害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衮曰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

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衮方
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
前有扶禮乎、衮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
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
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
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倶以
軍功平章事、當署勑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衮
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
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衮爲罔上、是
日羣臣苴絰立月華門外、即兩換職、以衮河南少尹、

而拜祐甫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階可塡委、故官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切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惟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常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內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

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自志貞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巳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巳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巳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巳慙服時議者韙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臥而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決薨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常與祐甫同

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唐姜公輔

姜公輔受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尹戶曹參軍事公輔有高才每進見敷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泚助田悅以蠟裹書間道邀泚過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貽害不從俄京師亂帝自死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率涇原

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悒鬱，不自聊，請驅騎捕取以從，無爲羣兇得。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爲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柰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衞，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爲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

評爲相公
諫求富
其人爲
而惡

輔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從迣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吉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卽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夭亡不欲於此爲塋壠宜令造一磚塔安置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比擢拔爲腹心乃孤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事但問理是非豈論

事之大小者造塔為是役雖大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言者何罪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杜黃裳　守成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是諸將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

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遂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耶。拂衣出。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宦官俱文珍用事。文珍以黃裳舊人。故引用之。于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慘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西川節度使韋臯薨。節度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爲西川節度使。徵闢爲給事中。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以

闢為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未能討故也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
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
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黃
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
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
闢必可擒上從之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
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節度使嚴礪
同討闢時宿將名臣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
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

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諷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黃裳曰將卿之功始德宗剗戈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削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

由是平夏蜀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
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
同平章事為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
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性
雅淡未始忤物初不為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既
歿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
怒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以是居
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
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
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

憑昭州、原載不問、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黄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爲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部落稽、兄弟事河東軍、皆以勇敢聞、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杜黄裳爲相、未敢失禮。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氊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于宅門候伺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

衣繿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
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唐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以父御史大夫栖筠蔭補左
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年尚少明
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鄗禮廢缺吉
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
贄疑有黨（非必有見）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
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懽人
益重其厚坐是不徙者六歲改楷饒二州會前刺史

繼殁，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徹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訴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韓皐畜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梓州兵，與崇文趣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

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
宣洪斬鄂强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
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弗
師成功人有鬬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
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
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
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
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不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
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
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

吉甫謀曰邊境荒阻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綿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劍門要險之地所亾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愔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扼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為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俱于延英承旨迎附旨意郎

爲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滌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卽罷去吉甫請間劾其姦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諸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實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鎭强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至叔文時選任猥冐吉甫始簿其員人得

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
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錡游說者、吉甫曰、錡
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鬭志、討之必克、帝意
決、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
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
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
殺其刺史、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
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
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
州以討之、吉甫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

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餘後患韓弘在汴州賊多憚其威誡詔弘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鎭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鎭殿最分明三年牛僧孺李宗閔對策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僧孺等久不調是時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鎭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鎭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

中戶口外每歲賦稅僅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
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
比天寶戶稅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
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
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
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摘權強、用事者
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
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竇羣羊士
諤呂溫、薦羣為御史中丞、羣卽奏士諤侍御史、溫知
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

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閼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遣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繇漢至隋、未有多于今者

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

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俸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常袞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及奉收都畿佛祠田磑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

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愼。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以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因季安疾。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于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濟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遷原。叢民賴之。京城諸僧有以莊磑免稅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寬緇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

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記何事時吉甫監修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間或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有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璹修之於長壽及璹罷而

事蹟賈耽齊抗修之于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
關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八年十月
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
甫曰回鶻能為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
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
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畧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既而果
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
以處降戶寓治經畧軍居中以制戎虜非援天德南
接下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
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於經

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掞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
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雖在文史
之囿亦不能搆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士文章
請于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
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
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京師多盜至驂衢殺人尸溝中吏褫氣李悑國方
擯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掞曰漢以南北軍相統
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並南北衙
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

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于進且近名

唐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爲華原令召拜比部員外郎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是眞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卽位是爲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

州嚴而將罷因其防也

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聽禮信任異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賒其期帝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帟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于

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侍郎許孟容言于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

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二人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誅之

唐裴垍

裴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垍校辭判研覈精密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

情謂垍曰吾落魄遠齋更十年始相天子此固人物吾憎不及知且宰相職當任賢使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試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異是罷學士爲戶部侍郎帝器垍方直以爲任公卿薦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甚渥承閒欲有關說帝憚垍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垍官而不名嶺南節度楊于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垍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

監軍李輔光垍劾其懦以李鄘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務欲撓垍權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垍固爭以爲從史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依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垍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垍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垍乃爲帝陳從史暴戾

不君覘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河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嫚然徐乃許之洎請秘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璀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洎奏承璀首謀無功陛下雖誅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洎奏禁之一以省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為

上供。自是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垍之進李吉甫爲顧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垍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垍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垍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垍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爲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垍、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裴垍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

容先見武帝悟乃釋之議者謂帝知堉明倚任方篤尚不免疑嫌以信處位之難云

唐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鯁切出爲河南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爲帝高選故郊迎趨跽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于

畿甸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暴横尤甚乃至張網羅于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于賣酒食家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携蛇篋而去至元和初小使嘗至下邽縣縣令裴寰無出奉小使怒及上聞憲宗怒擒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列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决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决裴寰度對曰案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

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令釋裒。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嘆度知人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與導騶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能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慨無死所自

行營歸知賊曲折亦益信伏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拏不解及度當國內外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何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分王鍔殁家奴告鍔子稷易父奏末冃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

曰自鍔死數有獻。今囿告許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為計者。帝悟、殺二奴、遣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甚、度奏病在腹心兩河藩將覩此為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宅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帥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建言餉饋煩匱宜休師惟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

最不得於賊而歸於上往今古事勢未可縱賊

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窮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請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快快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窒疑間之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沮

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於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鬭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蔡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所而平定、以馬總爲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鎮付監軍梁

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鄆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
守謙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勳策進上柱國晉國
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修麟德殿、裴度因奏
事言之、上怒、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
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
璀、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
制下、朝野駭愕、至于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
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
許、度復上疏、以爲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

旦實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

（陛下若實行和平之事）

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爲相。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旣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

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度又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織人始得乘釁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栢耆勝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鎭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強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戳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

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濟抵
鄆以嘗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
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
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鉤止
根引數十百人列箠挺脇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
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讕語
錢入禁中何可得度極言中人暴横時方討鄆帝曰
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
中人横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
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緣是京師澄肅羡

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帝
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帝嘗
語度臣事君當勵善抵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
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
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辯帝曰言
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辯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辯則
易以為易辯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而卒為异鑄所
搆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
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爪牙將
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既受命人

賊境數斬將以聞時元稹驍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稹過惡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淸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寵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

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
意不輕遣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姦倖亦有讐
嫌止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
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
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
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
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
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
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
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

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積怒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攜衆心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誦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彊者畏令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渙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吉帝遽曰欵當延英待卿乃拜度守司徒俱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衆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

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耶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比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柰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

目謂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翌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為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矛擊之引所厚李訓張權輿等內結宦官外樹支黨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悅歎宰輔非其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

武兼備若位巖廊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
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
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帝雖殊崇
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寶曆
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僞謠云緋衣小
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
西岡六民間以為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
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
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
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

人自挾襆無擾百姓趨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疎薄又奏今歲二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又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

巢相公大着從衆二字之力

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平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閒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祗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勑使但更緩旬日已來與一詔云聞中言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已令科遣所請下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祗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即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勑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

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此猶云含容則報云東都
宮闕所要修葺事在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
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
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
十萬端疋祇是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祇如此
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至皆
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繼弛日
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
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
所壅閼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和平萬壽

莫勝亦須說明

可保道家法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卽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爲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畧族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度奏討平之卽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可奏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媢度勳業

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罷
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
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
宗姻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
姓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
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
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
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讙不問
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
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

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卧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匄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忠度臨終自爲銘誌帝恠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爲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太和中詔配享憲廟廷初度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度臨薨却進使齎僚作表皆不當度意因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